

##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

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特别报道

档案里的  
抗战家书

那些信纸已经枯黄，字里行间却依然有血在涌，有泪灼烫。纸短情长处，山河尤可闻。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，重读烈士家书。这是生命的吟唱，也是英雄的绝响；是亲情的牵挂，也是燎原的星火。



任光像(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)

## 纸短情长话家国

抉择：将小我熔铸于大义

“夫今死矣！是为时代而牺牲。”1934年11月24日，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第2军军长、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察哈尔警备司令吉鸿昌就义当天的绝笔，字字千钧。这位变卖家产购枪抗日的将领，信中不忘托付妻子“教养子女”。舐犊之情未减分毫，赴死决心坚如磐石。

“国将不保，家亦焉能存在？”1937年，淞沪会战爆发后，国民革命军陆军第18军67师201旅旅长蔡炳炎率部奔赴罗店前线。部队出发前，他致信妻子，发出心灵的呐喊。三天后，英雄以身殉国。

无国，何以家为？当国民革命军陆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写下“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，海不清，石不烂，决不半点改变”，当冀南银行总行行长高捷成高呼“国家得救，民族得存”……生命已与山河融为一体，家与国命运紧紧相连。

家国情怀不是抽象之辞，而是危难之际对“小家”的割舍，对“大国”的托举。

诀别：未言身后事 只道报国心

“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”，这是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1942年写给妻子刘志兰的最后一信。3日后，生命定格在太行山。举重若轻的笔触里，是革命者的大从容。

同是诀别，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军军长郝梦龄在忻口前线凛然宣告：“此次抗战乃民族国家生存之最后关头。抱定牺牲决心，不能成功即成仁，为争最后胜利，使中华民族永存世上，故成功不必在我，我先牺牲。”道尽先驱者的坦荡襟怀。

八路军冀南军区第7军分区司令员肖永智，病榻上致信妻子：“为着革命的事业流洒鲜血是每一个真正革命战士的天职”“革命绝不是快意高谈，而是伟大艰苦的实际行动”。西安广仁医院副院长罗锦文赴前线前寄语弟弟：“为了



吉鸿昌给妻子的遗书(资料图)

民族之生存”而战纵使捐躯，是“有意义”的归宿。

诀别家人，告白家国。铮铮的铁骨，不死的精神。

决然：怀揣最深的眷恋

“千千万万！我仍健朗如常。”“希望有长的回信，藉以洞悉你最近的生活和心情。”新四军第4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雪枫的戎马家书中，一面与妻调侃未来孩子可名“流离”，一面分享作战间隙研读《苏联红军战史研究》《母亲》等书籍心得……37岁就壮烈陨落的生命，曾经拥抱着怎样的浪漫与豁达。

“所念者，老母外出，未能侍奉；端公仙逝，未及送葬。你们母子今后生活，当更痛苦。”1942年，国民革命军陆军第5军200师师长戴安澜远征缅甸前致妻子的信，满是对亲人命运最刺心的思虑。两个月后，戴安澜率部回撤途中遭日军伏击，以生命兑现了“决以全部牺牲，以报国家养育”的誓言。

“予奔走一生，两领清风”，国民革命军陆军第60军183师542旅旅长陈钟书临终遗嘱未提战功，唯托孤于国，但求子女免于“孤寡无依”。

怀揣对人间最深的眷恋，为家国英勇赴死。

觉醒：万千火种 照见民族未来

“母亲死后，我的孩子要代替母亲继续斗争……”1936年，颠簸的囚车上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1师2团政治部主任赵一曼，在烟盒纸上写下绝笔。人们仿佛看见她最后一次试图拥抱年幼儿子的模样。

为着革命的事业，牺牲了一切幸福乃至生命，因为他们相信，这条道路是光明的、伟大的。

“中国抗战前途很好，最后定可战胜日本，只不过要经过一个长期的艰苦奋斗”“中国抗战成功，不愁无饭吃；抗战不幸失败，则大家都亡国奴”……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给妻子的信，写满对将来的确信。

国民革命军陆军第41军122师参谋长赵渭滨，以所见所闻鲜明比较了国共两党军队在抗战中的表现，深夜秉烛告子：“未来的成功，未来的抗战，恐怕还是要靠共产党吧。”

当千万个“我”甘为火种，家书便成炬火，连成璀璨的星河，照彻崭新的天空。

假如今天“你”还在，看到的一切是否如当初期待？多年以后，那些未寄出的牵挂，正由一代代人接续书写。

山河无恙，如你所愿。

(据新华社北京8月11日电 记者任沁沁)

任光：  
硝烟中屹立的  
“民族号手”

新华社上海8月10日电(记者许晓青)梧桐掩映的上海市衡山路811号——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灌制地纪念馆(百代小楼)内，回荡着慷慨激昂的抗战歌曲。参观者肃立瞻仰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左翼音乐工作者的一组肖像照，其中一张为抗日英烈、音乐家任光的遗照。

任光，浙江嵊县(今嵊州市)人，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，学习钢琴调音技术和作曲。归国后，他担任上海百代唱片公司音乐部主任，与田汉、聂耳等一同参加左翼进步文艺活动，并成为左翼文化团体——音乐小组的一员。

九一八事变爆发后，任光以音符为子弹，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文艺宣传工作。1934年，任光作曲、安娥作词的电影主题歌《渔光曲》，因同名电影的热映，轰动一时。这部反映当时中国底层民众生活状况的影片，也揭示了任光一贯的艺术主张。他坚持，作曲家必须去体验中国劳苦大众的生活，才能用大众最熟悉的声音来作曲。

1935年，抗战影片《风云儿女》首映，任光在百代唱片音乐部、电通影片公司合唱团，直接推动了电影中男声小组唱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录制和传播。投身抗战洪流，他还曾到法国、东南亚等地，在华侨华人中开展抗日歌咏活动，无数次指挥人们唱响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让中国人的抗战之声传到世界各地。

在他向海外普及的抗战歌曲中，还有一首脍炙人口的《打回老家去》，作曲者“前发”，就是任光的笔名。“东北同胞快起来！我们不做亡国奴隶，打回老家去，打回老家去！”这首直抒胸臆的救亡歌曲，表达了不愿做亡国奴的强烈意志，反映了中国军民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。

1940年，任光应叶挺将军之邀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，为鼓舞士气，他在行军中创作了一批音乐新作。翌年，在皖南事变突围战中，任光不幸被流弹击中，壮烈牺牲，年仅41岁。当时的进步报刊称其为“民族的手”，叶挺更是赞誉他为“中国的音乐之星”。

据不完全统计，任光二十余载的音乐生涯中，创作、灌录、推广的左翼音乐作品有四五首，他还创造条件支持聂耳等进步青年，成为全民抗战史上的一段佳话。

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，一场主题特展正在上海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灌制地纪念馆(百代小楼)三层举办，来自聂耳家乡云南昆明的一批珍贵文物史料，生动展示了抗战烽火中任光与聂耳之间深厚的革命创作情谊。而在昔日《渔光曲》的创作地浙江宁波，左翼音乐小组的后人们近日与观众一道欣赏了音乐剧《渔光曲》首演。大家感慨：“伟大抗战精神将通过音乐的力量接续传承。”